

## 買田陽羨吾將老

梅 莉



### 文化什錦

沒去江蘇宜興之前，我只知那裏的竹海、陽羨湖有名，又是「紫砂文化之都」，是一個「眉清目秀」的旅遊小城。原來那裏還有兩個我喜愛的人，隔著時空與他們相逢，又驚又喜。

到紫砂博物館參觀，我不懂紫砂文化，只能走馬觀花地粗淺領略。將要離開時，突然被門口矗立著的一個造型獨特的超大茶壺驚艷了。茶壺提把手像樹樁一樣遒勁有力，壺身刻有立體狀的壽桃和葉子，還配有詩文，可謂集壺藝、書法、雕刻於一壺。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「東坡提樑壺」。在紫砂博物館與東坡先生相逢，對於「東坡粉」來說，真是一種額外獎賞。

行走有時就是這樣，總有出乎意料的收穫。

「東坡提樑壺」到底是不是愛喝茶的東坡先生發明創造出來的，這不重要。但東坡與宜興還真有不解之緣，四次來宜興，曾想在此地終老，有詩為證：「買田陽羨吾將老，從初只為溪山好。」

宜興朋友還帶我去了一個地方——位於宜興丁蜀鎮蜀山的「東坡書院」，最初名為東坡草堂，建於宋代，因東坡先生買田築室於此，曾擬終老陽羨（宜興的古稱）。吾大愛蘇東坡，他的一生如山巒一樣波浪起伏，壯闊磅礴，景色無限。雖然只活了六十四歲，一生被貶過

數次，卻賽過別人幾輩子的精彩。

北宋元豐二年，蘇軾因「烏台詩案」被貶去了黃州。人事紛爭，理想幻滅，逐漸生隱退之意，於是兩次上書朝廷，請求到宜興定居養老。請求被應允後，東坡先生即攜家人前往宜興。路過揚州，他在竹西寺的牆壁上，題寫了《歸宜興留題竹西寺》：「十年歸夢寄西風，此去真為田舍翁。剩覓蜀岡新井水，要攜鄉味過江東。道人勸飲雞蘇水，童子能煎罌粟湯。暫借藤床與瓦枕，莫教辜負竹風涼。此生已覺都無事，今歲仍逢大有年。山寺歸來聞好語，野花啼鳥亦欣然。」詩文中有失意的惆悵，決心從此歸隱做一名田舍翁。但東坡讓人欽佩之處在於，無論身處何種逆境，他都能活得通透快活。所以，這首詩的結尾依然很蘇東坡，此生也沒什麼大事可幹了，自由自在地看看野花，聽聽鳥鳴就很好。有竹可賞，有東坡肉可食，不亦快哉。

告別蘇東坡，朋友又帶我來到「吳冠中藝術館」。吳冠中先生是宜興人，也是我喜愛畫家，他畫筆下的水墨江南，嫺靜溫婉地如同從唐詩宋詞裏走出來，正是我夢中的江南模樣。友人曾送我一本他的畫冊，時常翻看，愛不釋手。可惜，那天不巧得很，藝術館在閉館維修。我只有悵然離開。也許正因為有遺憾，才會更加念念不忘。

我在宜興走過大師們走過的路，沾一沾他們的千古才情，彷彿自己也多了一份江南女子的靈氣。



### 人與事

二十四個節氣，我對「立春」字開頭、領銜「春夏秋冬」的那四個反應敏銳。季節伊始是為「立」，四個節氣，如同「老天爺」設立的四座界碑，有着不容置疑的威嚴和浩蕩的儀式感。「老天爺」也從不失信，更不虛言，那時候，節氣之準，如同情人的誓言。

立春日，天氣必定晴朗、氣溫回升，儘管前一天還灰暗、陰冷。如此立場鮮明的日子，最為人所期盼。母親說，立春也叫「打春」，打春時不能賴在炕上，否則一年都沒精神。小時候，我對母親的話心存敬畏。記得那個立春的下午，我約了小民徑直向河邊跑去，雖還穿著棉衣棉鞋，但通向河邊的土路鬆軟了，荒草覆蓋的泥土路顛顛悠悠，身上有了汗，可還是有絲絲涼風從袖口灌進來。

在北方，立春是被冬天包裹的，它更像是小雞剛剛啄破了蛋殼。不破不立，破了，就有希望。那天的太陽也足夠實誠，彷彿要使出渾身的力氣，高擎起春天的旗幟。我和小民站在河邊，說著理想，陽光灑到身上，暖意微乎其微，但我們感動於這份暖意所帶來的希望。那年，我九歲。

立夏的前一天，我稱之為「春天的最後一

## 四季之立

姚文冬

天」，自覺這個叫法有詩意，倘若也把立秋的前一天，稱之為「夏天的最後一天」，就有點東施效顰了。那年，「五一」還有七天的小长假，立夏在休閒中如期而至。我和雪約定，在「春天的最後一天」見面，地點在抗震紀念碑廣場。雪從另一個城市來，穿了牛仔褲、白襯衣、白球鞋，青春少女的打扮。她在努力使自己年輕一些。這讓我有些心酸，心理上，我們都想努力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就像立夏要來了，不甘心春天就這麼過去。她給我帶來了兩本新書，那也是她第一次出書，有一部開本很小，像稍大一點的日記本。好多年過去了，她成了暢銷書作家，但我忘不了她初次贈書給我時的羞怯，她嘴上一直說，也不好看，你別笑話啊。那年，我三十五歲。

立秋的清晨，天與地拉開了距離，天空高遠廣闊，雲是灰瓦色的，風也不再黏稠。我推出自行車，把兩箱書刊捆綁在後座上，奔向十幾里外的一個小集鎮。記得那天的生意不太好，只賣了十幾元錢，就是說，我只能掙一塊多錢。那個小鎮好窮，但也申請設立了集日，趕集的人稀疏、零落如天上的雲，又像拍電影時搭建的布景裏，找來的幾個群眾演員，夢幻般清冷。我坐在小書攤後，想起小時候母親說過的話：「立秋後，就不能到河裏洗澡了，會落

下病的。」的確，一到立秋，昨天還沸騰的像煮餃子的河灣，只剩下了一池秋波。那年，我十八歲。

立冬的到來，以一層薄冰為標誌。夜裏潑在院子裏的水，沒有完全滲漏，清晨可見濕漉漉的一片黝黑裏，閃著幾縷銀絲般的光澤。水缸裏也結了一層冰，比紙還要薄，母親起早做飯，水舀子撞進去，如同捅破了蛛網。父親在窗前打理大白菜，好盡快入窖儲存，大白菜最養人，是一家人過冬的唯一蔬菜。我把自己穿暖和了，往汽車站走去，好趕上九點那趟去市裏的班車。我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，新華書店的連環畫五折銷售，我想去批發一箱到集市上賣，就向父親借了五十元錢。那是我第一次做生意，哪怕我只有一棵大白菜，也立志要養活一家人。當我忐忑不安地到了汽車站，一回頭，發現父親遠遠跟在後面。那年，我十七歲。

那時候，我信任四季之立，如同信任父親擲地有聲的許諾；我感受節氣變化，如同感受母親四季輪迴般的撫愛、嬌慣、嗔罵和打在屁股上的雞毛撻子。如今，氣候變化，節氣不準了，就像是情人的誓言，只是說說罷了。又要立冬了，父親種的大白菜，又要收割了吧？這是我恆久不變的信任。

## 布達佩斯的記憶

白頭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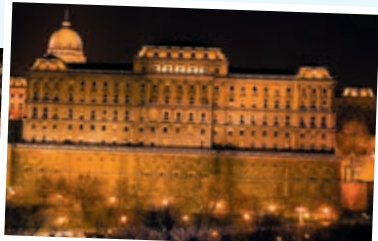
### 閑話煙雨

當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遠征大軍橫掃歐亞，所向無敵。當蒙古鐵騎打進匈牙利，打到布達佩斯時，大軍停滯了，所有的將士都被布達佩斯的美景驚呆了。三軍為之動顏，他們認為這裏就是他們要找的遠方的天堂，天邊的樂園，他們飲馬多瑙河，醉卧布達佩斯，英雄卸甲，兒女情長，再也沒邁出過布達佩斯一步。時至今日，在布達佩斯多瑙河左岸，還有一排排形似蒙古包的尖頂圓廳建築，當地人說，那就是為紀念他們的先人而修建的。古訓：溫柔鄉裏英雄夢。誰能想到，一到布達佩斯，英雄再不提刀跨馬。

布達佩斯有十分美，七分俏在多瑙河上。多瑙河從重山峽谷中騰挪跌宕而來，一入布達佩斯，一馬平川，一望無際，河水立時平緩寬闊，深沉矜持起來，彷彿大家閨秀，彷彿款款君子。正是多瑙河水豐時節，遠望如鏡，水潤如玉；河面足有四千米，浩浩蕩蕩，奔騰而至，又洶湧澎湃，滔滔而去；兩岸綠樹成林，綠草成蔭；左岸多古樸凝重的教堂、博物館、圖書館；右岸多秀美莊重的鐘樓、古堡、酒店、花園。來到布達佩斯方知，多瑙河左岸為布達，右岸為佩斯，不知其因何分開？也不知又因何而合起，布達佩斯故事多。

波光閃耀，風景如畫的多瑙河上有九座橋樑，九橋相顧，如同多瑙河玉帶上的九環，站在九橋中著名的鏈子橋上，能望見伊麗莎白橋上的紅帆。

九橋讓中國人看彷彿是九龍橫卧，該不知道又演繹出多少神話傳說，但布達佩斯卻給這「九龍」之首，古老的雙塔橋起了一個極乾澀的名字，鏈子橋，可能是因為在橋頭的橋頭塔和大橋用粗大的鐵鏈子相牽，因此得名。修橋修了整整十年，修得雄偉壯麗；兩邊的橋塔，猶如中國的兩座高大的牌坊，上面的青白石上，雕滿了匈牙利的歷史和傳奇故事。最讓人驚訝的，在橋頭有一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把守大橋的雄獅，初看這對雄



◀▲匈牙利國家 Széchenyi 圖書館 資料圖片

獅威武兇猛；但細看卻發現，這兩隻半卧在橋頭的雄獅眼中有悲，面帶傷感，表情極複雜，不威不猛，彷彿周身還在戰慄。原來這兩隻雄獅是兩隻無舌獅，我用手一摸，果然，張開的獅嘴中空空蕩蕩，無舌，無舌的雄獅。誰把它們的舌頭割去了？誰讓它們無舌卻恪守在鏈子橋的兩端，這一臥一守，足足守了一百七十多年。

到布達佩斯的人，幾乎沒有不到鏈子橋上走走的，幾乎沒有不站在鏈子橋上觀看多瑙河的，也幾乎沒有人不去陪陪那忠誠臥守着無舌的守橋獅子的。

匈牙利的國土面積和人口只是中國的百分之

一，但又不得不讓我們仰視。數字單調，卻金光閃閃。匈牙利有十四位諾貝爾獎得主，且物理、化學、醫學、經濟、文學、和平等領域。按人口比例計算，匈牙利是當之無愧的「諾貝爾獎大國」。維格納爾，耶諾就是這十四位中的一位，他因研究量子力學理論而得諾獎，這種理論懂得的人不多，但一語即明，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核反應堆工程師，他是第一個親手打開「潘多拉魔盒」的人，此人之手，力過千鈞。如果說愛因斯坦是原子彈之父，那麼耶諾堪稱原子彈之母。在愛因斯坦實驗室中有一半多科學家是匈牙利人，愛因斯坦常說：「再有什麼不清楚的，請問我的匈牙利人。」

在布達佩斯，最常見的是圖書館、售書亭。匈牙利國家小，但堪稱「世界圖書大國」，全國有二萬多家圖書館，常年讀書人佔

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，平均每人每年購書二十本。

匈牙利堪稱「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」。一九七四年，魯比克三十歲。魯比克是地道的布達佩斯人，「玩」得精彩，「玩」得藝術，「玩」得神奇，「玩」出「天下第一」。就是他發明的「魔方」，他的名字就叫「魯比克方塊」。魯比克極聰明，用中國話說謂之「神童」。上中學時，看書極快，一翻而過，老師極不滿意，認為學習不認真，沒想到魯比克很認真地對老師說，書桌上的書您隨便拿一本，隨便翻開一頁，隨便指出其中一段，我開始背誦。老師豈能相信，按其「三隨便」的原則，結果讓老師瞠目結舌，每發必中。從此魯比克有「三隨便學生」一稱。

魯比克發明的「魔方」曾風靡全世界，迷住、魔住整個世界，傳入中國之前魔方被稱為「一天迷住你，迷住世界」，傳到中國後，迅速演變成「一時就能迷住你，一夜不睡，一天不吃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中國有四大「魔器」，「保齡球、呼拉圈、飛盤、魔方」，魔方普遍，老少皆宜。一九八二年，在布達佩斯舉行了第一屆世界魔方錦標賽，冠軍是美國一位大學生，以二十二點九五秒把三階魔方的所有面恢復成最初狀態。

據說匈牙利有意在布達佩斯多瑙河邊修建一座巨大的魔方造型建築。若是成真，下次一定去逛逛。

（上）

## 一首小詩下的快樂

徐貽聰



### 人生在線

我的快樂心鏡：

「牆角十數花，春夏秋冬開。雨多斗雉草，夏日陪牆曬。結伴做霜雪，相憐抗滄災。無多水和肥，倩影依然在。」通過微信發給親友，一些人反饋說「你的詩很實在啊」，讓我非常開心。

父母在老家留下兩套樓房低層的單元房，還有一個小院。他們以高齡相繼過世後，那裏平時無人居住，但我們也不想將它們出售，主要是全家人都想留下一點對父母的記憶和懷念。在我的勸議下，年初將其中的一套做了簡單裝修，留待我回去時居住，同時作為全家人聚會場所。父母居住過的一套則保留原樣，包括他們的用物。

考慮到那裏多數時間無人，在我的策劃和參與下，在小院原來由父母種菜的角落，栽種了一些無需多加管理、又能自行越冬的花木，就是本文開頭指的地方。

房子裝修以後，我已經在那裏住過幾次，不僅參與了花木的栽種，還對它們進行過幾次修剪和調整

，對它們逐漸產生了感情，因而在醫院的病床上還會想到它們，想像它們一年四季特別是越冬的境況。

花木是植物，是人類的伴侶和朋友，自己有感情，也以它們的生命給人類以情趣。在和人類相依為命中，它們需要人類經常的關愛，它們則會給人類以美麗和情思。我在不同的年齡段都曾經與花木打過交道，利用各種環境和條件給花卉以生機和體現它們價值的機遇，自己則從中得到了不少樂趣和他人的讚賞。老年了，在小院裏種上幾棵容易成活的花木，給我的還不僅僅是個人的快樂感呢。

青山綠水是由花草樹木組成的，花草樹木越多，越茂密，越能體現人類的文明和富裕。無論是在歷史上的哪個年代，也無論是在地球上的哪個角落，都會見到花草樹木，感受到它們的重大意義。如今，人們更是將它們視為改善生活環境、增加社會財富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，多方培植它們，精密保護它們，與它們共存共榮。我的這個小小的舉動，也應該能夠體現這樣的精

神。我不否認，被朋友們稱為「詩」的短句，是實際情況的反映，也體現我的情懷和關愛。

但願我的小院裏的花木能夠健康成長。

## 胡績偉：青春歲月

李 輝



### 這些老前輩

胡績偉先生是四川威遠人，出生於一九一六年，後來成為《人民日報》副總編、總編輯與社長。認識胡績偉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後期，那個時候，見到他，總是叫他「老胡」。

開始，他住在煤渣胡同的一個院落。記得那個時候，我去他家，希望他能寫寫自己一生的故事。後來老胡離開煤渣胡同，來到號稱「白宮」的三樓。每次去，他總是會講一下陳年往事。後來，老胡退休之後，集中精力從事寫作，主要是撰寫一生的回憶。老胡寫的這本《青春歲月》，請我交給《滄桑文叢》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。

老胡在《青春歲月》第一段寫道：我生於一九一六年陰曆八月十八。這一天正好是每年錢塘江大潮的日子。這好

像是一個徵兆，預示着我的一生總是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狂瀾怒浪中翻騰不息，勞累終生，永無寧日。

我的家，已經在中國民主革命史上記下了兩筆，那就是我家在清末民初時出了兩位國民黨的元老。他倆都是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的會員，一位是我的叔祖父胡素民，一位是我的大伯父胡取域（又名胡良輔、胡禦階）。這兩位先人在我家子孫後代中撒下了革命的種子。

老胡一九三五年秋天考進華西大學數學系，兩位同學周海文、涂萬鵬告訴他，這位車耀先先生走路一拐一拐，很不利索，他確實是受傷的團長，還教大家漢語注音字母。很快，老胡就結識了車耀先先生。車先生在祠堂街開了一個「努力餐」飯館，他們每次進去，就可以聽車先生談各

種進步的雜誌，這令老胡頗為感動。

許多年後，一九八四年老胡再次走進成都，拜謁車先生的九十周年誕辰。為此，他寫下一首詩，緬懷車耀先先生：

一九八四年我回到成都，努力餐內設了一個車先生的紀念室，以紀念先生誕辰九十周年。我特地趕去，瞻仰了先生的遺容，參加了他的革命業績展覽。在無限懷念的心潮激盪中，我向先生獻上了一首悼詩，現抄錄如下：

文武雙全車耀先，英豪聚義「努力餐」；  
民喉黨舌促抗戰，龍飛蛇舞伐倭蠻。  
良師益友車耀先，扶我揮筆進報壇；  
千百戰友長征遠，



胡績偉（右）與本文作者李輝 作者供圖

光榮首戰「努力餐」。

老胡筆下，寫了許多跌宕起伏的故事。從成都開始，之後到延安、西安、北京……他一直在秉承自己的信仰，做自己喜歡的事業。新聞，一路伴隨前行。

《青春歲月》的最後部分，老胡這樣談到他和夫人的感情，還有家庭的幸福：

二十幾年來，我們這一對叔伯姐弟間的叛逆的戀愛和歷經艱難曲折的婚姻，到這時才算有了一個完美的結局，建立起一個比較安定的家庭。一家人，一個兒子和

兩個女兒，還有大姐和她的小女兒，我們和睦睦，親親愛愛，算得上是一個美滿的家庭。

我們的戀愛是叛逆的：一對叔伯姐弟，從少年時期就青梅竹馬，開始相愛。

我們的婚姻是不尋常的：經過幾次反覆的漫長的道路，才爭取到有情人終成眷屬。我們沒有舉行過婚禮和任何結婚儀式，甚至沒有請朋友們吃點花生、紅棗和喜糖，也沒有拍一張結婚照。

我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。但不是那種夫唱婦隨、父慈子孝的傳統家庭，在五十年代初來說，這是革命性的家庭，孩子們都住宿在學校和幼稚園裏，二姐上白班，我上夜班，只有到了星期日及節假日，我們一家人才團聚在一起。即使用今天改革開放的新眼光來看，我也認為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。

胡績偉先生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六日逝世，享年九十六歲，也是高壽之人。